

不在少数，这就需要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人来做科普工作。

在他看来，国内的禁毒宣传，大多采用“恐惧呼吁”，告诉公众吸毒会产生哪些可怕的后果，这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方式；但有时也会产生反作用。

有一次，深更半夜，刘缙接到一个同学的电话。当时，后者在国外留学，那天本来高高兴兴地去参加毕业舞会，却发现几乎在场的每个人都在抽大麻。那个同学害怕极了，就躲进厕所；一推门进去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的导师竟然也在厕所里抽大麻，还向他发出邀请。

看到的场景，颠覆了他二十多年来的认知。这个时候，他精神都崩溃了，躲在厕所的隔间里打电话问刘缙：“我是不是接受了错误的教育？为什么他们抽大麻和抽烟一样普遍？”

刘缙赶忙解释：“你千万别这样想啊！大麻是一个进阶类的毒品，像是桥梁一般，抽了大麻，就会想抽那些危害性更大的毒品。很多吸毒的嫌疑人悔不当初，就是从吸食大麻开始的。”

“这件事情，让我印象深刻。我们在禁毒宣传上确实还有很多需要探索和优化的地方。”刘缙说。

“雪上一枝蒿”，名字很美却致命

常常有人问刘缙：为什么会选择毒物化验这一领域？

原来在他小时候，家中长辈身体状况不好，因此他立志学医。考大学时他报考的是临床医学，最后



上图：刘缙在案件现场勘查。

却被调剂到了药剂学专业。这虽然不是刘缙最初想学的专业，但让他找到了自己的热爱。

大二时，他选修了《毒品毒物介绍》这门课程，课堂上，老师讲到一种植物叫“雪上一枝蒿”。它的名字很美，在民间曾有人拿它来治病，但不少人因为这种“药”失去生命。老师说：所谓缓解疼痛，不过是让人麻痹，并不是真正的治疗，过度服用就会导致死亡。

刘缙对毒化的兴趣，就此被激发出来。后来，他就报考了这位老师的研究生，开始攻读法医毒物分析硕士。

“人们常说一定要结识两种职业的朋友，一种是医生，一种是警察。”他当时想：那我就来做法医吧，既是医生，也是警察，鱼和熊掌可兼得。

2010年，刘缙硕士毕业之后，进入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工作，最初被分配在山阳派出所。那段四年的时光，最令他难忘。

在山阳派出所做治安民警的时候，他整天都在忙着110出警，抓打架的、黄赌毒的，有时候抓到了人，还要磨破嘴皮子去调解纠纷。

“基层民警真的非常辛苦，拿山阳派出所来说，我们当时值班都

是四天一换，工作任务非常多，日子过得就像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。”刘缙回忆道，“在这种高强度、高压力的工作下，不少人会容易疲于应付、安于现状，做好工作分内的事情都耗尽精力，更不用说动脑子做科研了。”

在山阳派出所时，刘缙没有实验室、没有仪器、没有任何实验条件，甚至看不到能熬出头的希望……但他放不下对自己专业的热爱。“我想，既然工作不能消磨我做科研的热情，我就要接受自己人生的第一次归零，努力在工作与毒化之间找寻一个平衡点。”

刘缙说：人们日常生活中在服用很多药品之后，尿检结果却是阳性。最常见的就是止咳药和某些中成药（中草药制品），成分里往往含有吗啡、罂粟壳，说明书上可以看得见，这是正常的。但是，在山阳派出所涉毒案件的处置过程中，嫌疑人经常谎称自己没有吸毒，尿检呈阳性是因为“吃了药”。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，他就进行整理和分析，写成一篇学术文章发表在国内外该领域权威的期刊上。

那个时候，查资料非常困难，所有做科研的时间，都是挤出来的。这篇文章的发表，给了他很大的激励，让他更加坚定做科研的决心。

刘缙认为：判断一个人的思想境界，并不在于你飞得有多高，而是在“谷底”的时候，你还愿意去做自己所热爱和坚守的事。“任何时候，我都很恐惧自己有安于现状的心理，我总想挑战一下自己。”

于是四年之后，当进入金山分局的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，他再次归零自己，建起了毒化实验室。之